

台湾◎古龙著

铁血江湖·系列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風雲十七劍



铁血江湖系列

风云十七剑

台湾·古龙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铁 血 江 湖 系 列

著 者	古 龙
责任编辑	恩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1201 工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8
插 页	36
字 数	120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7—80506—381—8/I·134

定 价 56.80 元

目 录

浓烟弥漫中 杀手逃无踪	(1)
培训下一代 璞玉露光芒	(35)
杀手采主动 截杀报讯人	(62)
扁担试身手 剑公子受挫	(90)
书生遇高手 总管护娇娥	(123)
龙公子暴毙 杀手受嫌疑	(161)
误中杀中计 三世家遭殃	(195)
冷月碧血	(237)

浓烟弥漫中 杀手逃无踪

正午。

没有阳光，漫天乌云有如奔马一样自西南急驰向东北，急风亦有如利刀一样斩下了漫天枯叶。

段天王冒着雨点般的枯叶自东北向西南逆风奔来，一双眼始终都睁大。

利刀一样的急风不住袭向他的眼睛，但即使真的有一柄利刀向他的眼睛袭来，他也不会将眼睛闭上。

杀人十年，他的眼睛亦已磨练得有如鞍旁的斩鬼刀一样。

那柄刀刀身长三尺四，连柄四尺三，阔半尺，厚逾一寸，重达五十五斤，一刀斩下，开碑裂石，虽名“斩鬼”，斩的到现在仍然都是人。

死在他刀下的人，大都是死在急风之中，怒雪暴雨之下，他喜欢在怒雪暴雨之下杀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杀人，才能够令他得到快感。

他身高九尺，眼似铜铃，眉如漆刷，双臂有千斤之力，也所以才用得动一柄那么重的斩鬼刀。

曾经有一次，他只是横刀大喝一声，他要杀的那个人便已心胆俱裂，活活给当场吓死，大多数他要杀的人面对他，便已矮了半截，跪地求饶。可是他的刀仍然斩下去，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饶过一个人，无论那个人怎样软弱，怎样可怜。

这样杀人实在太不是味道，可是他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非杀之不可。

只因为他是一个杀手。

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是作为一个杀手最起码的条件。

× × ×

秋已深，古道上秋意萧瑟，秋雨虽未来，秋风已令人愁煞。

走在古道上的七个人有四个有意无意伸手抓着头上戴的竹笠，只怕被急风吹去。这四个都是仆人装束腰挂单刀，背负行李，紧紧跟着前面三人。

前行三人两个看来像是保镖武师。中年，亦是头带竹笠一个腰缠练子鞭，一个背插双钩，左右保护着

一个肥肥胖胖的锦衣人。

这个锦衣人坐在一匹与他那样肥肥胖胖的棕马上，摇摇摆摆的，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非常精致的白范阳竹笠，整张脸都罩在竹笠下，总该比走路的六个人要舒服，却在不住叹气。

一直到他听到了马蹄声。

急激的马蹄声有如骤雨乱打芭蕉，在这条寂静的古道听来尤其刺耳。

锦衣人虽然停止了叹气，却没有回头，那两个武师也只是漫不经意的回头望一眼。

这条古道据说一直都平安得很。

来骑其快如飞，那两个武师回头看一眼的时候，还是远远的，到他们将头转回，已经非常接近了。

乌黑色的高头骏马，步大力雄，段天王在关外找了三个月，看过了差不多五百匹马，才挑出这匹马来。

别的马驮着他这个名符其实的彪形大汉与那柄斩鬼刀，一次便已经残折，这匹马到现在为止已助他杀了二十七个人。

马快刀更快，在经过锦衣人身旁的时候，那匹马简直有如箭射，段天王的鬼刀也就在那刹那出鞘。

他闪电般出鞘，闪电般斩向那个锦衣人。

刀光一闪，“刷”的一声，锦衣人的头飞起，连着

那顶白范阳笠子飞进了旁边树林内。

没有血，大概血还来不及流出。

这一刀之劲之准之快之狠，实在罕见，段天王能够名列当今十七个最负盛名的杀手内，果然是有他过人之处。

胖马惊嘶，那个肥肥胖胖的无头身子立即从鞍上倒栽下来。

段天王一骑已远在十丈之外，突然勒住了缰绳。

希聿聿马嘶声中，坐骑人立，前蹄一奋一落，已然被段天王硬硬勒停，勒转过来。

斩鬼刀并未入鞘，段天王环眼圆睁，瞪住了被他斩下马的那个锦衣人。

× × ×

——朱藻，三十七岁，肥胖，七月正午将会带着两个武师骑着一匹与他同样肥胖的棕马经过城东北古道。

这一次的雇主除了奉上二千两银子的重酬之外，还奉上一份那么详细的资料。

段天王毫不考虑的选择在城东北古道下手，好像他这种杀手，当然不会将两个武师放在眼内。

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件很没趣的事情，但总算能够杀人在急风之中，快马之上。

事情很简单，进行得也非常顺利，一如他意料，那两个武师根本来不及出手阻挡，可是到他的刀将那个锦衣人的头斩下，他便知道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了。

他斩下的人头没有一百，也有八十，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除了杀场的刽子手，只怕没有什么人比他更熟悉的了。

要知道他杀人最大的快感就来自引刀过颈的那刹那，他所有的精神气力也完全集中在那刹那，所以他那刹那的感觉特别尖锐。

方才他并没有那种强烈的快感，他甚至有一种感觉，那一刀并不是斩在一个人的脖子上。

× × ×

马回，刀引，段天王暴喝声中，拍马舞刀，急冲

向倒在地上那具无头的尸体。

与之同时，锦衣“猎”然飞开，露出了一个人形的藤架，一个身材矮瘦，须发俱白，相貌刁钻古怪的老头儿疾从藤架中滚出来，双手一探一挥，便将藤架连同那一袭锦衣向段天王飞掷过去。

老头儿随即就地一滚，一弹而起，左右手已然多了两截精钢打成的钓竿，一接一合一旋，变成完整的一支，一个寒光闪闪，比一般大上许多的鱼钩接曳着钢线从钓竿上飞出去！

段天王马奔到一半，藤架已夹着锦衣人兜头罩下来，他的刀立即斩出，又是“刷”一声，将那个藤架斩为两半！

也就在这刹那，他胯下坐骑一声悲嘶，人立而起，一只眼已变成一个血洞，鲜血狂喷！

那只马眼也就钩在那个鱼钩之上，半空中碎开一片片，洒落在地上。

段天王一眼瞥见，面色骤变，身形离鞍，在着地之前，已然一刀将那匹马拦腰斩为两截。马血顺着刀锋滴下，迅速滴尽，这柄斩鬼刀，的确是一柄好刀。

段天王横刀在胸，瞪着那个老头儿，沉声道：“潇湘渔隐？”

老头儿一缩脖子，道：“不得了，给这厮认出来了。”再一缩身子，缩进了那两个武师的中间。

两个武师的双钩一鞭已经出手。

链子鞭“飕”地抖得笔直；那个用链子鞭的武师笑接道：“不用怕，有我们保护你！”

老头儿脖子再一缩，道：“方才他没有看清楚我的脖子所在，我这颗头颅才保得住，你们这种保护，老朽还敢领教？”

段天王冷截道：“你们都是司马世家的人。”

老头儿口快地回应道：“老朽司马直。”

话还未说完，他已经慌忙伸手将嘴巴掩住，举止神态看来是那么滑稽。

在他那只手的中指上，套着一枚碧绿发亮的碧玉戒指，一看便知道价值不菲。

用链子鞭的那个接道：“我复姓欧阳，欧阳昌。”链子鞭随即一抖。

那条链子鞭银光闪闪，每一节都嵌有锋利的钩刺，与一般有异。

“南宫宇——”用双钩的那个跟着接上话，双钩亦闪光，却是耀目的金光。

段天王听罢大笑。“好哇”，这其实是个陷阱，二千两银子便要买我段天王的命，不觉得出手太低？”

“不低的了。”一个轻柔的男人声音一旁传来，跟着就是一阵算盘珠拨动的声音。

段天王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一身银衣，面圆如满

月，一脸笑容的大胖子从他身后不远的树林中走出来，左手托着一个银算盘，右手不住的拨拉着，一面道：“若是由我拿主意，最多给你二百两银子。”

“银算盘欧阳笑。”段天王握刀的手一紧。

欧阳笑算盘一停一收，斜举起来，向着段天王。“大多数的人都叫我欧阳算，其实叫什么也是一样，无关要紧。”

“银算盘算无遗策，姓段的上这个当无话可说。”段天王接问：“可不知两千两银子的主意是哪一个拿的。”

“是我——”回答的是一个身材与段天王接近的中年人，长相比段天王看来还要威武，一袭碧绿色花绣长衫，上下装饰的全都是贵重的玉器，自欧阳笑相反的那边树林走出来，大笑着接对欧阳笑道：“怎么你不早一些到来，好替我们省下千八百两的银子。”

欧阳笑叹息道：“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一个生意人，相信你一定会给他一个合理价钱。”

绿衣中年人大笑道：“你却是忘了除了玉的价钱，其他的我都不大清楚”。

欧阳笑亦自大笑。

段天王目光已落在绿衣人面上，这时候才问：“司马如龙？”绿衣人道：“也有人叫我司马玉。”

段天王冷冷的道：“金南宫，银欧阳，玉司马，武

林三大世家两家的头儿既然都来了，南宫世家当然也不会例外。”

语声甫落，在他的后面已多了一对年青男女，俱都是一身金衣，腰悬长剑，男的萧洒脱俗，女的明艳照人，娇憨中透着三分刚毅。

段天王目光再转，道：“这两位想必就是南宫灵、南宫素兄妹。”

欧阳笑接道：“人说段天王粗心大意，说这种话的人，只怕只是见过段天王的脸。”

司马如龙插口道：“但他若不是粗心大意，又怎会上这个当？”

欧阳笑一怔，笑起来。

段天王按刀四顾，沉声道：“江湖上传说，南宫，欧阳，司马三大世家联成一气，准备对付我们十七个杀手，原来是事实。”

欧阳笑一面拨打算盘一面道：“我们前后花了一万三千六百两银，十三种方法，才能够联络上你这个斩鬼天王，安排好这个陷阱。”

段天王说道：“十七个杀手中你们第一个挑上我，在我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荣耀。”

欧阳笑算盘“劈拍”一响，道：“你是第十三个！”

段天王面色骤变，司马如龙大笑道：“这若非我们做得太干净，太秘密，就是你的消息太不够灵通

了。”

段天王铁青着脸，问：“剩下的四个是哪四个？”

欧阳笑道：“鬼书生、黑罗刹、红缨锦衣侯。”

司马如龙接道：“这三个我们已掌握了充分的线索。”

南宫灵跟着说道：“还有就是你们十七杀手之首，你们口中的所谓老大。”

段天王一眨眼睛。“老大的身份下落，你们也都已有线索了。”

南宫灵道：“还没有，这所以我们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欧阳笑立即接上口。“只要你将老大的秘密说出来，我们让你离开。”

段天王大笑。“可惜这在我来说，也是一个秘密。”斩鬼刀随即一展。

欧阳笑立即接上口。“只要你将老大的秘密说出来，我们让你离开。”

欧阳笑一声叹息。“这实在可惜得很。”银算盘接往胸前一贴。

段天王即时一声暴喝，看似便要向欧阳笑那边扑去，但身形一动，却是连人带刀斩向司马直。

司马直钓竿一抖，鱼钩飞射向段天王的面门，欧阳昌链子鞭一展，银光一道飞闪，同时向段天王拦腰

缠去。

南宫宇金钩亦出，地趟身法展开，人与钩就地一滚，锁向段天王下盘！

那四个仆人装束的汉子手一掀，竹笠飞开，四柄银刀齐出鞘，亦掩杀前来。

欧阳世家四象刀阵与崆峒“六合”，昆仑“九宫”，华山“三才”齐名，这四个汉子毫无疑问已得其精粹。

段天王斩鬼刀暴喝中飞舞，刀光飞闪，挡鱼钩，震飞链子鞭，地趟金钩上跨过，立即又落入四象刀阵。

银光一动，四刀分从不同的方向袭来，段天王盘马舞刀，一喝一刀，连砍四刀，竟然连人带刀将那个四汉子劈为两边。

血雨飞激，段天王一身衣衫亦被那四个汉子的鲜血溅红。

欧阳昌亦眼也红了，长啸声中，链子鞭飞射向段天王双目。段天王刀一翻，链子鞭缠在刀锋上，刀柄接一探，撞向欧阳昌前胸，欧阳昌弃鞭已不及，眼看是凶多吉少，司马如龙双掌已从旁抢上，正拍在段天王撞来刀柄上。

一下异响，刀柄被震开，欧阳昌链子鞭亦脱手，段天王刀一翻，“独劈华山”，当头向司马如龙斩下。

南宫灵、南宫素兄妹双剑即时一齐刺至，都刺在

刀锋上，段天王一刀虽然威猛，亦被双剑将刀势撞散。

他的刀势变化也非常迅速，一散即聚，环身三匝，将攻来的几股兵器挡开，猛一喝，“横扫千匹马”斩向地上弹起来的南宫宇。

刀光一闪，南宫宇拉腰被斩为两截。

没有人及时挡得住这一刀，南宫灵南宫素双剑抢救不及，一交锁住了段天王的斩鬼刀，司马如龙把握机会，双掌直拍段天王的胸膛！

段天王左右掌急挡，也就在这刹那，欧阳笑银算盘一抖，二十一颗算珠，三条珠柱一齐射出，都射在段天王的背上。

珠柱一端其尖如针，直射段天王的体内，段天王运起的内家真气立时被刺破，打在他背上那二十一颗算球同时起了作用。那二十一颗算珠虽然都贯上了内力，但段天王真气若不破，对段天王来说，与搔痒无异，现在却每一颗都打得段天王一下剧痛，那打上穴道的更难受。

他的左掌也因为真气一散，被司马如龙双掌硬硬震碎，闷哼一声，身形一栽。

司马直的鱼钩乘隙钩进了段天王的咽喉。

段天王狂吼，抽刀，南宫兄妹也就在这刹那一绞一扬，那柄刀段天王再也抓不住，脱手飞上了半天。

司马如龙亦把握这刹那，身子凌空一翻，双掌一沉，左右齐拍在段天王“太阳穴”上！

段天王便是铁打的身子也难以再经受得住，狂吼声中，一个身子终于推金山，倒玉柱，隆然倒撞在地上。

这前后不过片刻，可是这片刻搏斗的凶险、残忍已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弦。

看着段天王倒下，各人竟然怔住在那里。

一会欧阳笑才从腰带上解下了一个锦轴，抖开。

锦轴雪白的缎面上写着十六个名字，其中的十二个都已被一道血痕划去。

有些血痕已变成深褐色。

段天王的姓名并不在其中，这之前他仍然是一个活人。

欧阳笑随即俯身探手，以中指挑起了一股段天王伤口流出来的鲜血，划在段天王的姓名上。

然后每一个人都吁了一口气。

十七个江湖上最负盛名的杀手到现在已经被他们杀掉了十三个，只剩下四个了。这四个却更就是杀手中的杀手，尤其是那个十七杀手的头儿，到现在，他们仍然是一片空白，一些线索也没有。

他们也不怀疑段天王的话。

这个人若是没有几下子，也不能够将其他十六个